翠袖乾坤

文潔華

爐火純青

這一年看了不少精彩的演出，雖然大多來自電影，但此等演出皆反映了功力深厚之餘，孜孜不倦及敬業樂業的演員精神。

我們都假設自己明白藝人與演員之別，但又同時知道二者並不互相排斥。奇怪是許多好演員皆能成功地避過鏡頭以外以及舞台下的過分報道，以及關於他們私人生活的想像。如此確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聯想，以致分散了觀眾進入電影世界的集中力。或許生活態度也是演員的專業精神？

本年度演出備受讚頌的女演員，當然要數演技被形容為出神入化的姬蒂．白蘭芝。觀眾及影評人對她在《情迷藍茉莉》中的演出極度讚賞，深信是次演出將會讓她橫掃多項殊榮。我對珍妮花．羅倫斯的（《飢餓遊戲》）也情有獨鍾，這位年輕女演員一出現便非同凡響，自信十足，跟白蘭芝的氣質分庭抗禮。

但《絕處逢生》（All is Lost）裡的羅拔．烈福與《盜海狙擊》裡的湯．漢斯又怎樣比較呢？我個人會給烈福更高的分數，除了他的老練和累積的成績，還因為兩齣電影的戲種與難度。人們大都愛說烈福老了，對他面上過度的皺紋跟他年輕時曾殺人無數的藍眼睛配合起來，叫人傷心難過。但衰弱的老體在災難到來、四海無援的絕境裡，如何一分一秒地窮盡一切生存的可能，這不是編寫的劇本所能給予的，如此戲種需要的是豁出去的坦誠，跟昔日的俊俏、慧黠或雄心萬丈絕緣，擁抱人生的事實性與必然。老邁的烈福演技清澈如鏡，是真正的爐火純青。

古今談

范舉

美國偷窺成狂 世界已無安樂窩

美國國安局通過自己的盟友，向全世界收集情報。據報道，英國和美國已經簽訂了協議，英國政府允許美國監視英國人民的互聯網和電訊紀錄，即是說，某某人喜歡上什麼網絡，經常和什麼人進行電郵通訊、通訊的內容是什麼，將來都會有清楚的紀錄。每一個人的社交網絡、愛好、政治傾向，美國國安局都瞭如指掌。原來，現在的智能手机都安裝了一些軟件，有學習的能力，如果主人每天早上七點鐘起來就閱讀華爾街日報的財經新聞，這一個軟件經過學習之後，就可以每日搜索華爾街日報的財經新聞和其他傳媒的財經新聞，供應手機主人參考，這樣的好處，手機主人不必花太多的時間上網，就可以收集到全世界最新的財經資訊，通通在你們的手機上顯現出來。如果手機的主人，定期和某一個妓女約會，談過了什麼，手機的軟件，就可以把這些電話歸納起來，儲存在一個檔案裡面。如果手機的主人喜歡看電影明星的裸體照片，軟件便可以自動搜索，一遇到了電影明星的裸體照片，就會自動收集起來，傳入了你專門的檔案戶口裡面。

如此一來，手機便出賣了自己的主人，美國的特務機構就可以通過這些軟件，收集到手機主人的活動規律、政治傾向、聯絡對象、色情傾向等。

到了今天，手機如同一部小型電腦，回到家裡，可以和大屏幕的智能電視互相連接，通過高解像度的電視畫面，看到了自己拍攝的、收集的、群組裡面朋友送來的各種圖像和文字，這些智能電視還有一個芯片，可以把這些雜亂的圖像和電郵分門別類，儲存起來，通過雲端技術，放到了互聯網的總部，成為了訊息存放的中心倉庫。最近，用戶通過電子偵測機發現了韓國製造的LG的特殊功能：能夠將智能電視所收集到的所有訊息下載起來，然後傳輸到LG的收集情報的系統中，政府有關部門，照例否認監視民眾的隱私，不過看來有求於美國的軍事力量庇護的韓國政府，難免步向英國的後塵，要幫助美國監視着自己的人民。美國掌握了世界各地的手機和互聯網的秘密，其實就是為了控制全世界鋪路，你的色情的、無法公開的機密，肯定會成為美國特工敲竹槓的借口，美國特務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說，電腦安裝了一個針孔攝錄機，攝像頭只有針眼般細，那麼，美國特務機關就可以二十四小時看到了你在家裡做了些什麼事情。

LG智能電視的特異功能，已經讓全世界的人民知道，自己的家裡，已經變成了最危險的被人監視的場所。

琴台客聚

葉輝

能使老眼回少年

眼鏡在明代乃罕見之物，物以罕為貴，故此張寧在《方洲雜錄》有此說法：「此物極為貴重，或自內府，或購自賈胡，非有力者不能得故此」。錢謙益（一五八二至一六六四）有一首詩，詩題是《眼鏡篇送張七異度北上公車》：「西洋眼鏡規璧圓，玻璃為質象拼緣。千年老冰出玉淵，巧匠消冶施刻鐫。薄如方空吹輕煙，瑩如月魄濯清泉。帷燈簾閣對簡編，能使老眼回少年。蠅頭瑩尾如兒拳，氂虱豈必非輪懸。賈胡贈比黃金千，伴我綸閣今歸田。冕旒蔽明垂邃延，知白守黑通重玄，眼有瘴膜得鏡蠲，如燈能照日月偏。」「能使老眼回少年」一句，說明「西洋眼鏡」是讀書人的恩物。

孔尚任（一六四八至一七一八）的《桃花扇》有云：「腰內取出眼鏡戴」，他在《試眼鏡》一詩也說到「西洋白眼鏡」，「製鏡大如錢」，「行年四十餘，兩眸漸覺眊；少壯耽書淫，精力皆所耗」，「蔽目目轉明，能察毫末妙；暗窗讀細書，猶如在年少……」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一六〇〇至一九一二年的中國歷史》一書便引了孔尚任此詩，對這位劇作家試戴眼鏡時的天真與好奇甚表讚賞。

及至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首次以科技產物「眼鏡」為題考翰林試，可以由此推斷，眼鏡雖然仍是士大夫所用的，但很明顯在民間已經相對普及了。話說乾隆皇帝與眼鏡有一段頗深的淵源，據史籍記載，乾隆「披閱一切文字未嘗稍懈，以眼鏡借物為照，仍屏而不用也」，直到六十幾，視力大不如前，但始終拒戴眼鏡。

乾隆有詠眼鏡詩，作於乾隆四十年（一六七五年）：「器有眼鏡者，用助日昏備。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璃製。玻璃云害眼，水晶則無弊。水晶貴艱得，玻璃賤易致。老年所必須，佩察秋毫細。然我厭其為，至今未一試。揮毫撫箋際，原可蠅頭字。抑更有進焉，挈矩具精義。賴彼做斯明，斯明已有蔽。敬告後來人，吾言直深思。」這位皇帝對眼鏡似頗有研究，貴水晶而賤玻璃，當中兩句說「然我厭其為，至今未一試」，那是心結：不欲「借物」，不想倚賴眼鏡。

乾隆四十六年（一六八一年），乾隆視力退化，在詩中有此慨嘆：「眼鏡不見古，來自洋船徑。勝國一二見，今則其風盛。玻璃者過燥，水晶溫其性。目或昏花者，戴之藉明映。長年人實資，翻書柒幾憑。今四五十人，何亦用斯競。一用不可舍，舍則如瞀定。我茲逮古稀，從弗此物憑。雖艱悉蠅頭，原可讀論孟。觀袖珍遜昔，然斯亦何病。絮矩悟明四，勿倒太阿柄。」

乾隆還為這首詩加註：「余昔年喜作蠅頭細書，令所藏卷冊甚多。近作憶昔詩，仍書冊尾，目力頗覺遜前矣。」他從一副眼鏡聯想到政治大局，因此認定一旦戴了眼鏡便會有所依賴，猶如授人以權柄。

百家廊

陶然

京城秋夜

九月最後一日，我留連在古都北京。從徐州搭動車到達時，是中午時分，也並沒有感覺到甚麼。隨便在南站找了一家麵食館果腹，那年輕女服務員一眼看穿我們是外地人，招呼之外，還介紹路線，讓人如沐春風。但到了傍晚，涼意漸濃，這才是我曾經生活過十三年半的北京深秋天氣呀！

忽然想起，搭動車時，座位居然給分隔，L只好向隔着走道的一位中年男士商量，能否調個座位？那人頭也不抬，搖頭說不。我說算了吧，由他去吧！但心裡不明白，那人是單獨出門，換座位他一點損失也沒有，那位置其實更好。但也許他堅決不換，是因為認定內裡有乾坤？人各有想法，勉強沒意思；何況此種事情也根本無法強求。

住在機場附近，以便次晨搭航機南歸，這一帶沒甚麼景點，本想也就算了，不料L卻說，到「798」呀！一語驚醒夢中人，是啊！這民間藝術村，前幾年去過，那是在夏日白天，這次是秋天夜晚，情景應該不同。記得那次人流不少，我們轉來轉去，幾乎轉不出來了！但這次卻不見人多，走在村子大街上，只碰見三三兩兩的人，經過酒吧或餐館，客人也不多。

我們在一處推着車輪賣煨蕃薯的小販前停下，那種香氣讓我回想起在澳門粗菜館晚餐的那晚了。坐在路旁的石凳上，暗影中有一檔賣麵的車子，一個中年女人在旁邊站着，縮着肩膀，雙手互插進袖子裡，來回在附近走動。看來生意寥落，有幾個年輕人路過，停也不停，只有那手推車的燈火，在夜風中閃閃爍爍。我們看得有些不忍，只好低頭逕自吃那塊香噴噴的蕃薯。在微涼的露天天氣裡，這蕃薯竟溫暖了我們的心。當然，如果是在室內，又會是另一種情景，我回到什剎海荷花市場，那晚我們坐在百年老店「同和居」靠窗的二樓，燈火下，對面「荷花市場碼頭」幾個大字在望，有幾個人在附近徘徊，他們是不是想要去划船，過兩人世界去？大概是因為秋水寒了，湖面上盪舟的只有零星三兩隻船。我記得那個夏夜來這裡，小舟點點，燈火搖曳，明明暗暗，湖中盡是雙雙對對的人影呀！回首一看桌上，本來夢想再嚐北京填鴨，但一個聲音響起，吃得完嗎？還是老老實實吃炸醬麵、醃黃瓜算了！我忽然又想起剛進荷花市場時，那高高的牌樓上，寫着「荷花市場」四個大字，一看就是「啟功體」，我們老師啟功的手筆，耳畔響起他頑童似的笑聲，但他卻已經在另外的世界了！

其實，那晚在附近胡同亂轉，大概方向不對，找半天也沒找到所說的飯館聚集地，正待退卻，抬頭猛然看到一間「新疆飯店」，門面小，燈光下，只有一個中年男人在吃水餃伴啤酒自斟自酌，看上去寂寞而又自得。肚子有點餓了，坐下，要了一盤水餃。那個體戶老闆是維族青年，正在角落跟人通電話，那漢語講得平鋪直敘，就像以前我們上大學時的買買提說的那樣。我當然聽得明白，甚至有點懷舊的親切感。說完了，他轉過頭來，笑了一笑。我結完賬，他也把舖頭留給他的拍檔，竟自推門出去，匆匆消失在茫茫暗夜裡。

◀荷花市場的同和居。作者提供圖片

▶什剎海的街頭小吃。作者提供圖片

那天，L去魯迅博物館，我到北師大與老同學聚會，豐盛菜式之外，少不免有為我特意準備的壽麵。Z送我一幅字，只大大的一個「壽」。據說此名書法家的字價值萬元，我不懂市面行情，但卻很感激老同學的眷眷情誼。

回到「798」，夜已漸漸傾斜，畫廊看盡，又去觀賞攝影展，廣場上有一兩個人在徘徊，寂寞無邊。不如晚飯去？

晚飯就在藝術村的「可以興」飯館進餐，餐廳客人不多，好像冷落，有好幾個年輕男女服務員，閒極無聊，便圍着電視機看直播節目，聽那又唱又跳的，大約是歌唱比賽。某人勝出，他們便站起身來，大聲歡呼，投入的情景，好像優勝者是他們自己一樣。我揚了揚手，好一會，才見其中一個女侍者走過來寫單。酸辣魚、白菜，又是燕京啤酒，今夜不醉無歸？

想要問他們，老闆寬容嗎？但見他們青春的笑臉，不忍開口。大家開心就好。

秋夜京城的「798」，酒吧靜靜，前面有一個中年男人在擴音器前唱《Only you》，渾厚的嗓音，加上閉眼輕輕搖晃的身體，面部表情極為豐富，根本不理外界反應，顯得十分自我陶醉。那歌聲在夜色中飄蕩，忽然我感到有一絲蒼涼味道。但他不說話，只是對着夜空高唱，好像把一腔心事都交付寂寞大地。

我看着前面匆匆走過的少女背影，跟着到大街去截的士，京城秋夜，實在已經很深了。

杜亦有道

阿杜

殭屍電影

有一類片由港片所創立，也無人否認，什麼片？賣到全世界都曾是殭屍玩具的殭屍電影便是，屈指一計，一九八一年前《殭屍先生》世界大流行之前，阿杜投身這一行，在全世界賣到發揚光大，本人便是這潮流開山立派創立祖師爺之一。

一九八一年前世上並無殭屍片，世上只有滑稽武打電影為題材之殭屍片，世界動作片祖師爺洪金寶執導《三德和尚》和《敗家仔》因為港片大好賣，國際買家催着要取片，洪金寶集中手下林正英、王小鳳、錢小豪、許冠英等人才，喚了阿杜開工作會議，說：「你班騎呢怪，古怪東西多多，限你們廿天內交出一部片來，不要李小龍的唐山大兄，也不要清裝的少林寺，總之要特別，諗掂佢啦。」於是就一齊「諗掂佢」，二十日後世上第一部殭屍片面世。阿杜之靈感來自西片之殭屍電影，動作打鬥來自黃飛鴻片，服裝由清裝片而來，陳友做大師傅可以趕屍上路，死屍可以午夜前進，想出這殭屍可以上路的有樓南光、許冠英、劉觀偉、錢小豪，成班友綵排後可以過關，洪金寶看過後「收貨」，正式宣布「世上一個片種誕生了」。於是世上第一部中式殭屍片由此而來，於是荷里活一出預告片，早年的彩星馬上訂貨一億打，嘉禾老板鄒文懷說這回想唔發都難。兩個星期後世上到處都是林正英、許冠英的殭屍公仔，於是由電影而帶動一個世界潮流，阿杜曾是創派祖師爺，成功了。

回憶起來確曾成為開山立派者之一，這也不光是吹牛，好像功夫片由港片所創，牛仔片由美國西部所創，這是誰也不否定的，而而來，陳友做大師傅可以趕屍上路，死屍可以午夜前進，想出這殭屍可以上路的有樓南光、許冠英、劉觀偉、錢小豪，成班友綵排後可以過關，洪金寶看過後「收貨」，正式宣布「世上一個片種誕生了」。於是世上第一部中式殭屍片由此而來，於是荷里活一出預告片，早年的彩星馬上訂貨一億打，嘉禾老板鄒文懷說這回想唔發都難。兩個星期後世上到處都是林正英、許冠英的殭屍公仔，於是由電影而帶動一個世界潮流，阿杜曾是創派祖師爺，成功了。

演藝蝶影

小蝶

好劇本壞演員

我聽過劇壇有人這樣說：「好的劇本可以被壞演員演壞，但壞的劇本卻難以被好演員將它起死回生。」當然，不同人會對這個觀點有不同的看法。其實這句話包括兩個論點。對於第二點，我不能下一個肯定的定論，但我是非常認同第一點的。

戲劇人愛說「每個劇本都有它的命運」。好劇本被壞演員演出，慘被糟蹋的感覺跟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並無異樣，是遇人不淑，是命途多舛，是紅顏薄命。

有時看舞台劇，看到一些演員演得差劣，會令台下的我很不是味道。當然，怎樣塑造角色和想塑造一個怎樣的角色是導演和演員的選擇，觀眾只有乖乖的坐在台下被動地等候接收的份兒。可是，喜歡或欣賞演員的演繹與否觀眾卻是有絕對的權利。

我這樣說，演員也可以說：你覺得我演得不好是因為你不喜歡我這種演繹方法吧。「甲之熊掌，乙之砒霜」這句話你總聽過吧？這種說法當然不錯，因為同一個劇本落在不同演員的手上會產生不同的戲劇效果，我們要尊重演員的選擇。

可是，「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也不會錯吧。你作了你的選擇，便應在你的選擇之上好好去做。所以我說觀眾有權不喜歡你的演繹並不單指你的選擇，更重要的是你演繹你的選擇時的表現。觀眾不是盲目的，他們不需要懂得什麼戲劇理論，亦不用有豐富的戲劇經驗，但他們很多能用感覺分辨演員的好壞表現。

我看過不少演出，見識過不同類型的演員的演技。真的，有些演員可以將好好的一個劇本的台詞唸壞。這與演員的選擇或我的喜好無關，純是演員功力不夠所引致。觀眾在看戲的時候，可以被好的演員將角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內心掙扎通過台詞和演技表達出來。壞的演員呢？觀眾無法了解他演的角色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背後到底盛載着怎樣的故事和經驗或他說的每一句說話究竟想表達什麼。

我所說的只是一名演員基本上需要做到的事情，還沒有談上他應當怎樣令角色的內涵和質感豐富、給角色添上光彩或創造一個經典人物出來。可惜，香港戲劇發展這麼多個年頭，也有專門學府訓練專業演員出來，偏偏仍有很多演員未能達到基本的要求。

此山中

鄧達智

影像魅力

聖誕節後會留巴黎幾天才南下普羅旺斯跟少年友好們過新年，想起年前也是停巴黎轉布根地Charenteny，然後地中海岸Antibe然後也是普羅旺斯過年，就那麼兩天逗留偶遇「小皇宮」博物館Petit Palais舉行攝影師Patrick Demarchelier作品展。

真過癮，悠然遊蕩過去二十多年眼睛曾接觸過的名師作品，以超過一般雜誌大小去重新欣賞，感覺非常不同。照片作品之外亦加入構成幽默對比，不同年代不同藝術家的畫作及雕塑襯托，以整個博物館北翼展出超過三百幀照片，是法國人對這位土生土長位列國際時尚攝影師前茅的同胞一次禮敬。倫敦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當時也展出另一位分量相當攝影名師作品，美國女性攝影師Annie Leibovitz。與P.D.同樣，都是世上時裝寶典Vogue的常客，大概只有六、七位攝影師能爬上攝影Vogue封面的位置：Peter Lingberg、Steven Miesel、Steven Klein、Arthur Elgort、David Bailey、Richard Avedon（已故）、Mario Testino、Penn……。

急景殘年匆忙心情下，放棄在倫敦欣賞Leibovitz作品。無論如何也要置身P.D.作品中間作一回心靈與眼睛的歡快遊蕩。二人年紀相若，地位相當（P.D.為原裝美國版Vogue拍攝一百周年誌慶的一九九二年四月封面。Leibovitz則拍攝了Vogue紀念公元二千年特輯一九九九年11月封面，）時尚界中深具影響力。攝影師猶如文字作家，落筆與操刀力度不一樣，角度有異，形成各自的風格。

總覺Leibovitz立足這個男性數量與女性比較幾乎五十對一，以男性攝影師為主的時尚及人物攝影世界中特別用力，作品容易看出努力突顯與眾不同的棱角；猶如世人對希拉莉．克林頓甚至戴卓爾夫人有一定介心，難放下「女人當權特別用功，累死人」的心理負擔。Leibovitz除常效力Vogue，更多為棱角突顯Vanity Fair拍攝封面特輯，看她選擇的角度與襯托都明顯不屬詩詞歌賦氣質，絕非優悠隨意點到即止，有理不饒人。

Patrick Demarchelier風格跟Leibovitz剛好相反；黑白分明、色彩自然，光暗對比清晰少卻「扮嘢」，正如Vogue美國版總編輯Anna Wintour為展覽推出的巨型畫冊執筆寫序：「……Patrick 面向每一次拍攝過程都以輕鬆暢快的心情進行，叫每位同事都快樂，無論助手小工或貴族明星名模態度相同 ……不過他對午餐的態度卻很法國人，幾乎是一份宗教式的恭敬……」

透過P.D.攝影作品，你看到片片快樂光影，笑面比憂傷多，輕鬆比重擔多；而他特別喜歡拍攝的人物也以平和著稱；例如已故皇妃戴安娜與是次攝影展海報及畫冊封面人物一代原裝超模Christy Turlington。